

●小引

余自请谢归，年衰病积，居尝燕息，屏绝思虑，塞兑忘言。然时中不觉念起，或追忆见闻，偶与心会，抑塞未能间，一操翰染楮，汗漫成帙。尝忆石林子有言，以无知求有知易，以有知入无知难。窃有味其言，嗣当焚弃笔砚，求人无知，而业已成敝帚矣。会友人见者藏去，谓余心思所寄，出之以付剞劂。曰《日抄》者，以余积日所得也。

古书《乾坤凿度》，曰凿者开也，圣人出而开作之也；曰度者，天地之度，若道路然，以言通也。故其文曰：圣人凿开天路，显彰化源，一大之物目天，一块之物目地，一炁之塊名混沌，气分万渙自上圣凿破虚无，断气为二，缘物成三，天地之道不洁。曰三者三才之道，所以开易之源也，故其名篇曰《周易凿度》。

《乾凿度·上篇》曰：“易始于太极，太极分而为二，故生天地。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，故生四时。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，故生八卦。八卦成列，天地之道立，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。”其布散用事也，震生物于东方，巽散之于东南，离长之于南方，坤养之于西南，兑收之于西方，乾剥之于西北，坎藏之于北方，艮终始之于东北。八卦之气终，则四正四维之分明。生长收藏之道备，阴阳之体定，神明之德通。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，皆易之所包也。故首之曰：“易者易也，变易也，不易也，管三成为道德包籀。”

易以道阴阳，易有三才之道，故数成于三，而始于一。一为奇，奇者为阳；二为偶，偶者为阴，合一与二之谓三。故三其三而成九，九为老阳。两其三而成六，六为老阴。阴极生阳，阳主进，故六进一而为七，七为少阳。阳极生阴，阴主退，故九退一而为八，八为少阴。阴阳二气交互变易，阴根阳阳根阴也。

天地之气在阴阳，四时之叙在寒暑，阴阳调，寒暑平，则气叙和，不和则灾沴生。《素问》曰：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瘟；夏伤于暑，秋必痄疟。盖方冬时阳在内，阳为主，寒虽入之，势未能动，至春则阳出而阴在内，寒动而搏阳为疫疠。方夏时阴在内，阴为主，暑虽入之，势未能动，至秋则阴出而阳在内，暑动而搏阴为疟痢。冬阳在内，故伏于下，而井泉温。夏阳在外，故溢于上，而井泉寒。察于五运六气，阴阳生制，逆顺之理者，可以言医矣。天地之运，转在阴阳，人身之运，转在任督二脉。任脉起于中极之下，会阴之分，循腹裹以上关元至咽喉，阴脉之海也；督脉起于下极之腧，会阳之分，自脊里以上至风府入脑循额至鼻柱，阳脉之海也。人身之有任督，犹天地之有子午，天地之子午以南北，人身之任督以腹背，阴阳二会皆起于下，故山水之发源皆起西

北。人之尺脉兼贤经命门者，阴阳二会浑合于此，通天地人一也。

乾一、兑二、离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，四象生八卦也。乾为天，乾以三阳居上；坤为地，地以三阴居下，天尊而地卑也。乾之上一画交于坤而为兑，兑为泽；坤之上一画交于乾而为艮，艮为山，山泽通气也。乾之下一画交于坤而为震，震为雷；坤之下一画交于乾而为巽，巽为风，雷风相薄也。乾坤之中一画交而相易，则为坎为离，离为火，坎为水，水火不相射也，此所谓八卦相错而成变化。八卦之位，坎居北，离居南，震居东，兑居西，金与水阴也，居西北；木与火阳也，居东南。乾以纯阳居西北，处尊位也；坤以纯阴处西南者，土旺季夏，坤未之交也，此皆分阴分阳也。坎则内阳而外阴，离则内阴而外阳，阴阳交合，而化生万物。故曰：“乾坤定上下之位，离坎列左右之门，水火为天地之用也。”

刚柔阴阳者，易之全体也。进退得失者，人事之动也。吉凶悔吝者，生乎动者也。从违趋避者，观象而应之以人事也。易虽扶阳抑阴，而刚柔不可过也。故乾之上九曰：亢龙有悔。坤之上六曰：龙战于野。九无首则吉，六永贞则固者，穷极则变，居极之道然也。

一日一月谓之易。一为奇，奇者为阳；二为耦，耦者为阴，阴阳之象也。临卦曰：至于八月有凶。复卦曰：七日来复。阳生则言日，阴生则言月，复刚长，故以日云者，幸其至之速也。临阳消，故以月云者，幸其消之迟也。

易以象言，如艮之一阳在上，二阴在下，象山之在于地也。巽之二阳在上，一阴在下，象木之出于土也。木上有水，故坎上而巽下之为井；火在木上，故离上而巽下之为鼎。震在下，艮在上，上止而下动之为颐。故曰：象者像此者也。余皆以类而推。

屯卦上坎下震，六四曰：求婚媾，往，吉无不利。往字当自为句，盖屯之初爻为阳，四爻为阴，阴与阳应，必待初之求而后往，则义明而合以正，故无不利。象曰：求而往明也，不求而往，何明之有？需之上六，象曰：不当位，以阴居阴。而曰不当位者，以阴柔居卦之极上也。易以扶阳抑阴为义，故曰：不当。如坤之上六曰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需之六四曰：需于血，血者阴也。爻自九三而交坎，行人于险也，故曰需。

同人乾上离下，离处乾下火上，同于天也。爻之六二，上应九五，故曰：柔得位而应乎乾。夫人道以大同为贵，通天下之志者谓之大同，故同于野则亨，同于宗则吝，同于门曰无咎，同于郊则曰无悔。象曰：志未得也，志于野而未至也。故仅得无悔。

蛊上刚下柔，上下不交，敝极而坏之谓蛊。曰：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者，甲者日之始事之端。曰三者，数以三为至，先三后三者，致详审之意。如三思三

锡三接之类，言其至也。上九以阳居上，刚过而当蛊之极，未可以有为，然不在事则可。故曰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。象曰：志可则也，养其志以有为也，故可则。

大舜舍己从人，朱注谓舍己之未善以从人，恐未必然，盖舍己云者，忘己之谓也。语云：圣人忘己，靡所不己。夫曰忘己者，形骸之己也。靡所不己者，大同无我之己也。何也？人与己之生，一气之分也。人与己之心，同一理也。故曰：圣人会人物于一身，万象异形而同体，异形同体者，理一故也。理一则人已两忘矣，何以有己，疑所谓舍己者，意若此。

《孟子·必有事焉章》，疑正心两字，乃忘字之讹，盖此章乃发明上二章之意。当是必有事焉而勿忘，勿忘勿助长也。勿忘勿助，语意吃紧，如所谓无为而无不为，夫有事勿忘，是集义也。勿助则非义袭矣，下言揠苗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反害之者，正以证直养无害之意也。读者详之。

大过四阳在内，二阴居上，下以阳刚。大过不胜其重，故处大过之时者，必有大过人之材，而后克济。九三以阳爻处阳位，则太重而不胜，故栋挠。九四阳爻居阴，而初六以阴应乎下，故栋隆吉。象曰：栋隆之吉，不挠乎下也。其曰：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者，此非大遇乎人者不能也。

齐桓公伐楚，师至于陞，楚人使屈完来盟于师。《春秋》书“楚子使屈完来盟，盟于召陵”，曰：“来者见楚之心服，非迫而强之也。”美之也。晋却克伐齐，败之于鞍，至于袁娄，齐使国佐如师，晋人欲得萧同叔子为质，使封内尽东南其亩，齐人忿而不从，对以收合余烬，背城借一，于是遂盟国佐于袁娄。《春秋》书“及国佐盟于袁娄”曰：“及者见强之不得，乃即而与之盟也。”甚之也，其予夺之义昭然矣。故曰：齐桓公正而不谄，晋文公谄而不正。

汉书杜密、刘胜两人皆去官归乡里。密每谒守令，多所陈托。刘胜闭门扫轨，无所干及。太守王昱一日谓密曰：“刘季陵清高士，公卿多举之者。”密知昱激己，对曰：“刘胜位为大夫，见礼上宾，而知善不荐，闻恶无言，隐情匿己，自同寒蝉，此罪人也。今者尚义力行之贤，而密达之；违道失节之士，而密纠之。使明府赏刑得中，令闻休扬，不亦万分之一乎？虽然余以为为刘胜易，为杜密难，使密所陈托一出于公，而足以取信则可，不然则宁为刘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。”此鲁男子所谓以我之不可，学柳下惠之可。

司马温国作相，欲除谏官而难其人，问于伊川，伊川不对。温国曰：“言出于口，入于光耳，言亦何害？”伊川终不为言。夫语默要自有当，以温国之贤，伊川相与之密，而责之言，即言无不可者，而伊川不为之言。或谓伊川不忠于司马。然知人亦难，或貌贤而行违，或善始而乖终。况谏官係绳纠之责，一任职与否，关忠佞之判，尤难预定。故不苟于言者，似得中道，此伊川所

以宁失之不言也。

李斯入秦，会秦厌诸侯客，下逐客之令，斯上书极言称引，明客之有益于秦而无害秦。留用之，后至丞相，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，以保利禄，然终以下狱，父子俱戮东市。思欲牵黄犬出上蔡东门不可得，使其初放逐不上书干秦，得祸未必若此。然观斯穷时，有感于仓鼠之言，则其志专在利禄，卒之无益于秦，而身婴显僇，可以见专利禄之足以杀身若此。

《周礼·医师》曰：“两之以九窍之变，参之以九藏之动，两之参之者，按气与脉，而察其死生之验也。”人之身阳窍七阴窍二，阳窍在上，阴窍在下，清明者在上，沉浊者在下，曰藏者，所以藏气也。脉为心肝脾肺肾，具五行之气，故为五藏，兼胃旁胱大肠小肠而为九藏。曰六府者，府主藏纳，故胃为水穀之府，小肠为受藏之府，大肠为行道之府，旁胱为津滴之府，此四者心与小肠，肺与大肠，脾与胃，肾与旁胱，相为表里，故兼上五藏而为九。其外则胆为清静之府，三焦为孤府，非正府，故不入九藏。窍主开闭通塞，曰两之者，分阴分阳也。藏主脉至与不至，曰参之者，以三指按寸关尺三脉也。

子路问事鬼神，止就人而言鬼神，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，阴阳二气，流动充满，无非鬼神。故以言乎天地，则日月雷电，风云雨露，春夏秋冬，晦明昼夜，皆鬼神也。以言乎人则动止语默，寤寐嘘吸，生长老死，精气魂魄，皆鬼神也。以至山川融结，潮汐消长。草木荣悴，花实开落，莫非鬼神。故曰：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？其在于人，则当其生也。谓之气行，当其死也。谓之形返，气行则神魂交，形返则体魄降，气行为阳，故昼见而夜伏；形返为阴，故夜见而昼伏，一屈一伸，两不相离。故阳者阴之形，阴者阳之影，人者鬼之形，鬼者人之影。禹贡九州之分曰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其言田赋者九，曰筐者三，曰包者二，匭者一，曰贡者八，而冀州则独言田赋而不言贡者，盖冀为天子所都之地，余八州者诸侯分封之国，诸侯各以岁时致其国之所有以献于王者之谓贡。冀为天子畿内之地，其物之所有，皆属于王，则虞衡泽虞，牧人罍人掌之，何贡之为？《周官》一书，纪行人之职，曰王畿之外五百里，曰甸服始贡器物，其次贡祀物，以至要服，各贡其所出之物，而王畿之内，则太宰掌其九职九赋而已，亦未尝言贡也。

陶渊明饮酒田园诸作，见者若疑其为闲淡绝物，散诞自居也，而不知其雅操坚持，苦心独复处。观其诗曰：“凄凄失群鸟，日暮犹独飞。徘徊无定止，夜夜声转悲。厉响思清远，去来何依依？”又云：“劲风无荣木，此荫独不衰。托身已得所，千载真相违。”其特立惕厉若此。至其会意忘言处，则心境廓然，此正独复从道处，亦所谓忧世乐天，并行不悖。

淄川杨私道著六忍：一曰忍触，触者人犯我也；二曰忍辱，辱者人陵我也；三曰忍恶，恶者我憎人也；四曰忍怒，怒则憎之重也；五曰忍忽，忽则憎而发之轻也；六曰忍欲，欲者贪而不知止也。此六忍者，戒之一身，则一身安；戒之一家，则一家安，推之以处人己之间，则所遇皆安，而寡悔尤矣。

宋元祐年召用司马公、范蜀公，司马再入相，蜀公章四上，辞免益力。曰：“六十三而致仕，抑有前闻。七十四而复来，岂为得体？”公竟不出。或以公不出为问者，公曰：“凡我所欲为者，司马君实已为之矣。”东坡作二公赞，于司马则称其忠诚而略言功，于公则曰：“廉顽起懦，孰知其功？”盖温国之功著在当世者，显显在人，奚俟于言？而蜀公之廉退，足以激兴顽懦，以无用为用，故称其功，亦微显阐幽之意。

范文正公在西夏日，邸报至，公与韩魏公皆进职。公贻书魏公云：“顷接邸报，某有恩命改职增秩，诚为光宠。第朝廷本欲吾辈来了边事，今泾原全师败殁，无应援之效，而特进爵，天下岂无深议？又今将佐不思报国，惟望饶恩，吾辈频时进职，岂能服其心？何颜以责其实效？候文字到日，须上章陈让，使诸将知吾辈无侥幸之意，如得朝廷责怒，则吾辈可以责将佐之功矣。”倪文节公嘉定初与金人讲解使还，中书议表贺，又以和戎为二府功，欲迁秩者，公曰：“澶渊之役捷而班师，天子下罪己之诏，中书枢密待罪，今屈己盟戎，何以庆为？后世边将失利，至因虏退以邀功，枢辅弥缝，例得加恩以增秩，上下相蒙，不惜国事，所谓体国忘私者何有？”

为宰相者先德量，次器识，次材能。宋之张忠定、寇忠愍两公，皆系宰辅之望，寇相而张不入相，论者谓有忠定之材，而无宰相之位，于忠定何损？有宰相之位，而无忠定之材，于宰相何益？不知所谓宰相者，不专以材自见，而断断休休，则所用之材，皆其材也。忠愍拜相，杨文公亿草制曰：“能断大事，不拘小节，有干将之器，而不露锋芒，怀照物之明，而能包纳。”寇得之甚喜，而不知杨公之词，正规益其所未备。观其于丁谓拂须，而直言面折，则锋芒太露，卒以致雷阳之谪。所谓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者，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处，惜乎菜公不悟此也。

东坡翰墨，在崇宁大观，则时禁太严，尽行焚毁。至宣和间，上自内府搜访，一纸直至万钱。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，谭稹以五万钱辍“月林堂”榜名三字，至幽人释子，所藏寸纸尺幅，皆以重购归之贵近。其卷轴之输积天上者，值金人犯阙，轮运而往。夫临时则妬贤嫉能，异世则追求省识于毫墨缣素间，人情之变幻，前后若此，要之不与时磨灭者，固自有在，公论之在人世者，亦若此。

张汤、杜周，司马迁列二人于《酷吏传》，班孟坚《汉书》置之列传。盖

汤之子安世，周之子延年，并著勋业于宣帝朝，皆麟阁功臣，故为立传。然固于《安世传·赞》则曰：“汤以酷烈，及身蒙咎，其推贤扬善，固宜有后。”于《杜业传·赞》则曰：“张汤、杜周，并起文墨小吏，致位三公，列于酷吏，而俱有良子。”既因张杜子孙置之列传，而犹不没其酷吏之实，见史氏立法之公。后世秉史笔者，或称量权位，以上下其词；或揣摩情分，以掩护其实。是非名实，失之倒置，非纪载之公也。

东坡守杭日，值浙西灾伤，与宰相吕汲公书，论灾伤蠲租曰：“贤哲一闻此言，理无不行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，揣所乐闻，与所忌讳，争言无灾，或有灾而不甚伤。”夫所云谄薄成风，以报灾非所乐闻，知而靳于申报，暴征急敛，致百姓迫于穷困，转徙流亡，有牧民之责者，咎将谁委？贤明守令，但当勘验核实，无致冒滥蠲除，以上念国计，下轸民艰。然就国计民生，权其利害缓急相关，则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，此正仁政之先务也。张季鹰因秋风起，思吴中莼菜鲈鱼，幡然曰：“人生贵适志，安能羁宦数千里，以要名爵？”遂命驾归。观其语顾荣曰：“天下纷纷，祸难未已。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难。吾本志山林，无望于时，故托言以去。”而或者乃谓之曰：“子从适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耶？不知翰方逃名当世，何暇计身后名耶？如东汉孔文举、荀文若、杨德祖、祢正平四人者，皆一时聪明才智之士，不幸生非其时，值操梟雄，皆殒身灭名，论者谓四人炫名骛进所致。若乃东晋谢安、孟嘉之值桓温，何异于操？而卒能自全者，安之高卧会稽，旷怀达识？嘉之放志山水，夷犹冲默，隤然处顺，不希世营合，此其所以身名两全也。”

汉顺帝备礼玄扈以徵樊英，《朱子纲目》书聘处士樊英为五官中郎将，英濡迟至京，帝责之曰：“朕能生君，能杀君，能贵君，能贱君，能富君，能贫君，何慢朕？”命英对曰：“臣受命于天，生尽其命天也，死不得其命亦天也。陛下焉能生臣，焉能杀臣？臣见暴君如见仇讎，立其朝尤不肯，可得而贵乎？虽在布衣之列，晏然自得，不易万乘之尊，可得而贱乎？陛下焉能贵臣，焉能贱臣？臣非礼之禄，虽万钟不受也，由其志虽箪瓢弗厌也。陛下焉能富臣，焉能贫臣？夫以臣对君而抗言若此，其庸鄙可知。儒者果若是乎？若英者，直方术之流耳。观班固《汉书》列儒于九家之流，则宜乎当时所谓儒者若此。而帝徒以死生富贵贫贱挟之以待儒，则宜其所徵者非真儒也。”

荆公于吕惠卿始善而终睽，荆公罢相，退居金陵，以惠卿背己，不忘芥蒂。会公弟和甫执政，吕方除服，意不自安，以启贻公曰：“合乃相从，岂有殊于天属？析虽或使，殆不自于人为。然以情论形，则已析者难以复合，以道致命，则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？叨蒙一臂之援，谬意同心之列，忘怀履坦，失戒同籛，而溢言皆达，谬气并生。后既莫知其所终，前亦不疑于有敌，而

门墙责善，难移两解之书。殿陛对扬，亲奉再和之诏，固其愿也。方且图之，然以言乎昔，则一朝之过，不足害平生之欢；以言乎今，则八年之间，亦随教化之改，内省凉薄，尚无细故之嫌，仰揆高明。夫何旧恶之念？伏惟观文公相公，亲疏冥于所同，憎爱融于不有，冰炭之息，豁然倪示于至慈。桑榆之收，继此请图于改事，侧躬以俟，惟命之从。荆公以书答之曰：“与公同心，以至异意，岂有他哉？同朝纷纷，公独助我，则我何憾于公？人或言公，我无预公，则公何尤于我？开谕重悉，览之怅然，昔之在我者，诚无细故之可疑，则今之在公者，尚何旧恶之足念？然公以壮烈，方进为于圣世，而安石蓐尔衰疾，将待尽于山林，趋舍异路，则相煦以温，不若相忘之为愈也。趋召在朝夕，惟良食自爱。”吕书至，公披阅再三曰：“终是会做文字。”或谓荆公于吕何过于优容而不悔悟？其失于知人若此。余曰：“此正见此老执拗处。”

林希子中在元祐，作从官，与东坡为侪辈，在杭则为交承。东坡入翰苑，林以启贺曰：“父子以文章名世，盖渊云司马之才，兄弟以方正决科，迈晁董公孙之学。”后东坡谪惠州，林草制词，极其诋訾。云轼罪恶甚众，论法当死。先皇帝赦而不诛，于轼恩德厚矣。朕初即位，政出权臣，引轼兄弟以为己助，自谓得计，罔有悛心。若讥朕过失，何所不容。乃代予言，诬诋圣考，乖父子之亲，害君臣之义，在于行路，尤不戴天。顾视士民，复何面目，以至交通阉寺，矜谄谄恩。市井不为，缙绅共耻。尚屈彝典，止从降黜。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，罪大罚轻。国有常刑，朕非可赦，宥尔万死，窜之远方，虽轼辨足以饰非，言足以惑众，自绝君亲，又将奚憖？保尔余息，毋重后愆，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一人之身，而前后矛盾若此。相传林草制时，投笔曰：“坏了一生名节。”以一时希意图进，而貽讥后世。权位之能移人若此。

唐李辅国杀张后，《纲目》书杀。夫辅国以宦竖而杀君后，是弑逆也。而云杀，杀者彼此相敌之谓也。若曹操之于献帝伏后，朱全忠之于昭宗何氏，皆以弑书，而此独书杀者，当灵武反正。上皇之迁西内，辅国与张后之谋也。肃宗之不如西内者，内惧张后，而外畏辅国，其受制于内外，则辅国与张后相表里也。故杀之云者，相敌之词，略其上下之辨，以归责于肃宗。见肃宗之信任辅国，上不能保其父，中不能保其身，下不能保其妻子，如范太史所云者也。

张子韶云：“人经患难，固是不幸，然亦是不经事人。良药有一服而可治终身之疾者，未为不幸。”虽然彼阅历惩创，困心衡虑得之瞑眩者之为幸。如柳子厚永州诸作，此正发于瞑眩之后，惜服之稍迟耳。乃若不胜摧挫折抑而陨，护改常困，而失其正者，此又药力不足以胜之，为不幸矣。故患难一也，顾所以处之者何如耳？

滕达道守巴陵日，修岳阳楼，楼成或赞其落成。滕曰：“说其落城，只须

凭栏大恸数场耳。”夫放臣逐客，弃置远外，其憔悴无聊，不自遣者有之，何至若是？韩文公《谏佛骨表》云：“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。上天监临，臣不怨悔。”言切直矣。及贬潮州谢表，则欲论赞功德，作为歌诗，复自言负罪婴衅，怀痛穷天，死不瞑目，天地父母，哀而怜之，若以觐召还者。夫臣子处迁谪放逐，但当归命君父，安常顺时。唐颜鲁公赴谪，与子弟书曰：“岁中以言事得罪。不能逆道苟时，为千古罪人。”虽贬居远方，终身不耻。其平生忠义气节，所自守若此。唐德宗谕陆贄曰：“卿清慎太过，诸道馈遗，一皆拒绝，恐事情不通。如鞭靴之类，受亦何妨？”贄上疏曰：“鞭靴不已，必及金玉，目见可欲，能自窒乎？”或谓宣公不受则已，何必疏闻？似为卖直。夫以德宗之强明猜忌，以萧复为轻己，以姜公辅为卖直，贄数以直言剴切，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？宜其自白若此。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后，惟务聚敛，悦人言利，如日进月进。减吏禄，增常赋，贩鬻蔬果，故贄于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。观其平日自谓上不负君父，下不负所学，似非出于卖直也。

赐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余人，及第出身有差。九成对策略曰：“祸乱之作，天所以开圣人，愿陛下以刚大为心，无遽以惊忧自阻。”又曰：“陛下之心，臣得而知之。方当春阳昼敷，行宫列殿，花气纷纷，切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，边尘沙漠，不得共此时和也。其何安乎？盛夏之际，风窗水院，凉气凄清，切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，蛮氍拥蔽，不得共此舒畅也。亦何安乎？澄江泻练，夜桂飘香，陛下享此乐时，必曰：‘西风凄动，两宫得无忧乎？’狐裘温暖，兽炭春红，陛下亨此乐时，必曰：‘朔风衰丈，两宫得无寒乎？’至于陈水陆，饱珍奇，必投箸而起曰：‘雁粉腥羊，两宫所不便也。食其能下咽乎？’居广厦，处深宫，必抚几而叹曰：‘穹庐区脱，两宫必难处也。居其安能枕乎？’今闾巷之人，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以金虏之故，使陛下冬不得温，夏不得清，昏无所于定，晨无所于省，问寝之礼，何时可遂乎？在原之急，何时可救乎？日往月来，何时可归乎？每岁时遇物思惟，圣心雷厉，天泪雨流，抚剑长吁，思欲清蛮帙以还二圣之车，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。”上感其言，擢九成第一。余杭凌景夏次之。吕颐浩言景夏之词，实胜九成，以景夏为第一。上曰：“九成对策，文虽不甚工，然上自朕躬，下逮百执事之人，无所回避，擢置首选，谁谓不然？右张横浦对策全文录出之，著其敢言，以不没高宗容言之善。”

胡端敏公，疏荐林见素俊，杨邃庵一清曰：“俊虽执古，而时俗或不之喜。然其守正之节，则真宋璟也。”一清虽谐俗，而士论或不之归，然其济变之才，则真姚崇也。其品鹭人材，不以偏长求全若此。盖善用材者，譬之工师之用木，栋梁榱桷，各适于用，故曰：“用人不求其备。”

给事中王昂疏论杨太宰一清，王虎谷云凤贻书杨曰：“山中屡闻忠谏之言，近者留王昂一疏，尤为人所传诵。不闻唐介初贬之时，潞公有此也。然介虽贬，未几而复其殿中侍御史，今王昂既不获还之青琐，则推荐超升，在执事笔端焉耳。他日秉史笔者，书此一行，岂不足以照耀千古哉！每恨李文达近称贤相，然恶罗伦沦落以死，摈斥岳正坎坷终身，今文达之富贵安在哉？”一时快意可略也。前辈影样之多，后人是非之公，可畏也，一人私情可略也。天下指视之严，史氏纪载之实，可畏也，一身极荣极富极贵可略也。每日光阴之易，去过者不可复补，百年岁月之无多，来者未必可追，可畏也。

丙吉忧牛喘不问死人，史称其知大体。夫宰相之职，固在调燮，然所谓调燮者，亦在乎人事之修。盖天道远，人道迩，必人物各得其所，而后天地之和应之。岂有杀人横道，莫之究问而别求所谓阴阳之和者乎？此汉儒解经之误。

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余里，城中积粮数百万石。己巳之变，北虏南犯谍报欲据通州仓粮，朝议先焚仓廩。会周文襄公忱至京师，都御史陈僖敏公镒问计于周，周曰：“若如此，是贼未至而弃军实，非计也。盍若檄示在京官军旗校，预给一岁之粮，各令自支，则粮归京师，又免辇运之费，不数日贼至通州，无所获而去。”

陈都御史镒字有戒，为人忠恕有容。正统初以副都御史镇陕西，久而民爱戴之。时王文为按察使，公知其廉，举以自代，已相继擢左都，王反欲挤公，而公次在先，王每遇公，意若忿然。凡台官之巡苏者，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，公知而不校。景泰三年同为太子太保，四年公以病在告，王复以言胁公，公请老归。五年值王巡抚苏，不一访公。六年而公薨。王时已入内阁，凡公应得恩典，悉从抑损，例赠太保，止赠少保，谥拟忠肃，易以僖敏。后王竟致极刑，而僖敏平生福禄寿考令终。观此知天道不爽。

天顺初，曹、石等以夺门功，干预国事。时李贤当国，深陈“夺门”二字之非，会法司奏石亨辈冒报升官者，俱合查究革职。贤言此辈一时冒滥，若朝廷许令自首免罪，事方妥贴。故当时冒报升职者，皆得自首改正。或议欲追其支过俸粮者，贤复奏请并贷，兵书及左都御史缺，给事中张宁上章，欲以李秉为兵书，王竑掌都察院，以奏草视贤，贤曰：“言官荐人，但当言其可用，岂可预拟官职？宁易草以进。”竑得兵书，秉升掌院。其识大体若此。

倪文毅公岳在礼部，会户部尚书马文言累度僧道非便，下礼部议。岳言十岁一度，国版日耗，异端日繁，愚耗民赋，坐侵民食，宜严立科条，痛加裁革。文虹复言天下财力大耗，诸无所出，苏松折粮银价轻，宜稍增之。诏下廷议，岳曰：“东南民力竭矣，又复重之，因而生变，咎将谁委？”议遂寝。霍文敏公韬为少宰日，上疏言苏松赋额太重，以松华亭一县言之，其粮额之数较之

河间一郡九县犹多，大臣念切民艰，不以出位为嫌，有所避忌，若此可谓得大臣之体。

国初尝遣王三保太监出使西洋，所致番中方物入贡，后刘忠宣公大夏为兵部，司官中贵献议欲遣使通西洋者。时项忠为兵部尚书，一日旨下部中，查西洋水程，项遣都吏检旧案于库内，忠宣已先检得，匿其籍，都吏检三日无所得，会言官交章谏阻，事遂寝。

岁壬辰冬十月是编成，或问十月何以称阳月，答者曰：“十月纯阴，嫌于无阳，故以阳称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四月纯阳，又何以称？不观之乾凿度乎？”曰：“乾坤阴阳之主也，阳始于亥，生于子，形于丑。乾位在西北，阳据始也。阴始于巳，生于午，形于未。坤位在西南，阴之正也。夫阳气始于亥，生于子，十月建亥，亥为阳之始，故十月纯阴而称阳月，以阳根于阴，为之始也。凡草木发萌之始谓之黄，人始生之谓孩，皆取义于亥，可类推矣。”

长水日抄